

護國軍苦戰川南記(一)

楊 森

流亡三途歸不得也

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，此時此地，紀念任何一個與國家大局相關的節日，都顯得格外的有意義。如所週知，中華民國自辛亥起義，民元開國以來，一直都處在風雨如晦，多難興邦的狀態之中。民國二年有癸丑二次革命之役，由於二次革命失利，方始釀成民國四年袁世凱陰謀竊國、洪憲稱帝的醜創。那一年倘若真讓袁世凱登上了皇帝寶座，其後果如何，時至今日都不敢想像。因此，從民國四年十二月，持續到民國五年五月的雲南首義、護國軍之役，對於一部中華民國史來說，關鍵又是何等的重大。此所以，民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孫中山先生從上海致電大總統黎元洪，即曾主張以雲南起義之日定為國慶日，我們從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封電報裏，就可以看得出雲南首義護國的偉大意義：

「溯自清帝退位，五族共和，國基已定，四

萬萬人方想望太平，不圖秉權者野心未除，誕生帝孽，籌安稱制，民國幾亡。雖其時義士人人奮起相爭，期以身殉。然首先宣告獨立，誓師申討者，實推滇省。遂使西南響應，舉國普從，以有今日。方之武昌首義，一則為民國開創之功，一則為民國中興之業，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紀念者也。伏乞總統國務院主持，將雲南起義日，定為國慶日外，更予唐督軍暨起事諸人以懋賞，以彰勛勞，昭示來茲，臨電母任盼禱。」

當時孫中山先生所發表的國事主張，一言九鼎，天下翕從。所以，北平參眾兩院立即相繼修正通過「民國紀念日案」。以雲南首義之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國定紀念日，全國一律放假休息，懸旗結綵，以示慶祝。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便由黎元洪以大總統的明令通告全國，一體實施了。

雲南首義護國，始之於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到如今忽忽已歷五十六年之久，當年曾經參加過這轟轟烈烈一仗的，為數實已寥寥無幾。

記載護國之役各地戰場各次戰役的著述，坊間所見似亦無多。所以當中外雜誌主編一再來訪，請我再寫上一段躬歷斯役的回憶，爲了不使這一段珍貴的史乘，隨歲月之悠悠而致湮沒，形成後世之人莫大的遺憾，我也就答應了將舊日所記重加整理，以我個人的經歷擴大爲全面的報導，無非盡我應盡的責任而已。

民國二年，我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，參加二次革命，在重慶結識了平生知己黃毓成，承他邀我同赴貴州、雲南。這一段經過，我已經在中外雜誌發表的一篇紀念黃毓成的文章裏，寫得很詳細了。二次革命失利，給我帶來了一生之中罕有的兩年悠閑生涯，住在昆明郊外的安寧州鄉間，娶了我的劉氏太太，整天馳馬擊劍，和新知舊雨日夕盤桓。心情雖然無比的輕鬆愉快，但是踴望故鄉，放眼中原，也難免會生尊鱷之恩，以及髒肉復生之歎。癸丑革命告敗，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，封閉黨部，屠戮革命志士，同盟會老同志遭了袁世凱毒手的正不知有多少。其他重要

的同志，不是遠走國外，徐圖再舉，便是暫且銷聲匿跡，埋名隱姓。袁世凱的北洋勢力業已縱貫中州、兩湖與廣東，瀰漫全國，偵探兇手爪牙如同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我能够避居三迤奧區，有雲南都督唐繼堯將軍鐵肩担道義，把袁世凱的煌煌通輯嚴令一手擋了回去，已經算是够幸運的。如欲還我們故鄉，遂我素志，那當然只有靜候有利時機。

起先以為不知道要到那一天，才能等到這樣的機會。然而，袁世凱固一世之梟雄，人算終究不如天算。他一輩子巧取豪奪，慾壑難填，野心太大了，終於臨到自掘墳墳的末日。因此，民國四年底，我奮身與鬥，滅此朝食的大好良機即已

來臨。

松波將軍入京始末

雲南首義護國係由雲南都督唐繼堯在四年九月間即已開始醞釀，但是他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。另一方面當然也是黃毓成時正賦閑，我更是在雲南作客時期，自不易參與都督府的機密。

直到四年十一月中，我都還聽到袁世凱封唐繼堯爲一等開武侯，唐將軍所部的高級將領都受了袁世凱的勛，正在志忑不安，悚悚自危，惟恐北洋勢力伸入雲南，我還得再作流浪逃亡之計。十二月九日鄧泰中、楊泰兩個支隊開拔川邊，作護

國軍的先頭部隊，我所聽到的消息，他們的任務是剿匪，絲毫嗅不到有首義護國大舉的氣息。因此，我的參加護國軍，隨蔡松坡（鎔）將軍北上入川作戰。這一段經歷，必須從蔡松坡將軍他本人當年的動向說起。

順便，我也得提一提袁世凱洪憲稱帝的始末。

自民國四年籌安會起，國內風雲愈趨緊急，一代梟雄袁世凱決心要做皇帝。這位民國第二任大總統，崛起於遜清光緒二十一年，當時他奉派爲北洋練兵大臣，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。先緒二十四年，戊戌政變，他投機取巧，出賣光緒皇帝，到慈禧太后面前密告，得到榮祿和西太后的寵信，官拜北洋大臣，直隸總督。新軍一至六鎮，悉由袁世凱統轄。段祺瑞、馮國璋、王士珍、徐世昌、曹錕、張懷芝、王占元、孟恩遠、姜桂題、雷震春、陸建章、張勳全是他的得力部屬。

公元一九〇八，民前四年，光緒慈禧相繼駕崩，攝政王載灃，也就是宣統皇帝的父親，憚於袁世凱的威勢，將他黜免，放逐河南項城原籍。旋不久武昌首義，革命成功，清廷先派陸軍大臣旗人蔭昌督師不利。無可奈何，被迫起用袁世凱，派他爲湖北總督，旋又升任內閣總理大臣。清廷以袁世凱爲最後一張王牌，袁世凱却巧妙的利用時機，從容坐大。一面派他的兒子袁克定參加同盟會，密往武昌與黎元洪、黃興通款曲，一面利用革命黨勢同燎原的龐大力量，脅迫宣統皇帝退位，並且表示願意宣誓忠於民國。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鑒於時勢，革命成功，尙



本文作者的好友，護國軍挺進軍總司令黃毓成。

須一段時間，因此袁世凱才當上了中國第二任大總統，他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，就職於北平。

就職以後，袁世凱的奸雄面目逐漸顯現，他以利刃金錢遂行種種陰謀，先則諷刺黃興，遣散革命軍隊，繼而刺殺民黨推舉的內閣總理宋教仁，解散國會，重組參政院，到處殺害黨人，罪惡罄竹難書。

自此他開始遂行他的帝王夢，先賄買美國古德諾博士，揚言中國政體不適用於共和，繼而密令清室遺老勞仁室、宋育仁大放復辟謬論。第三步於民國四年八月廿三日由參政院參政楊度、孫毓筠、嚴復、劉師培、胡瑛等共同發起，組織籌安會，密鑼緊鼓的為袁世凱稱帝催生。

袁世凱準備在民國五年元月一日登基，改元洪憲，大頒爵位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是發動全面討袁，雲南素為革命黨的根據地，臨此大變，當然舉義有責，不容後人。當袁世凱設計，令劉顯世驅逐唐繼堯，使唐繼堯取代蔡松坡。迫蔡北上加以羈縻，他那裏曉得蔡唐久為一體，唐繼堯本人，對革命工作甚為積極，在反對帝制的立場，他和蔡松坡的意見是不謀而合的。

蔡松坡，原名良寅，後來改為單名，叫蔡錕，松坡是他的號。他是湖南邵陽人，比我大兩歲，十七歲入長沙時務學堂，所以和譚嗣同和梁啟超都有師生之誼，梁啟超對他特別賞識，召他到日本，後來在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，唐繼堯和他前後期的同學，他回國後曾創辦廣西陸軍小學，後來的廣西名將白崇禧、黃紹雄李品仙以及後

來投共的李宗仁，都是他的學生。民前一年，廣西巡撫李經羲升任雲貴總督，蔡松坡調到雲南，任第三十七協協統，羅佩金和丁錦是他轄下的標統，唐繼堯在那時候，還是三十七協的一名管帶。其餘的管帶則有劉存厚、雷飈、謝汝翼、劉雲峯、韓鳳樓、李鴻祥等，全是民國後川滇兩軍的知名將領，辛亥年他領導雲南起義成功，被推為雲南都督。那一年他才三十歲，他的夫人劉俠貞，是自幼訂親的，民國元年十月，他在昆明又娶了一位潘氏夫人。

他在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，被袁世凱逼迫離開雲南，十月四日到北平後，袁世凱既不提請他組閣的話，也不會派為陸軍總長，祇發表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，派他在段祺瑞之下，擔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，三年五月，拜昭威將軍。

首義護國躬與行列

蔡松坡在北平受到袁世凱的監視，形同軟禁，他為了轉移帝制黨人的注意，一面表演詐降，一面涉足花叢，和一名叫小鳳仙的妓女，往來很密。民國四年十二月初，他乘袁黨不備，逃出北平，乘日本船山東丸先到日本，然後翩然南下，繞道香港安南，而於十二月二十日歷經艱危，安全回到昆明。這時候，距離袁世凱決定民國五年元月一日登台，改國號為洪憲元年，為時只剩一天了。

蔡松坡逃出北平後，袁世凱對他的脫走，非常着急，一再電令唐繼堯拿獲『亂黨』，即行全

權便宜處理，又請英國駐昆明領事轉達，唐如殺蔡，將封以親王，並在匯豐銀行兌款三百萬。但是唐繼堯一笑置之，他為了耽心蔡在途中的安全，派他弟弟唐繼虞，以考察自來水為名，一路迎到香港去，嚴密保護蔡松坡。進入雲南省境，阿迷（現名開遠）縣長張一鯤是袁世凱的黨羽，當時已經接到袁世凱的命令，叫他就地劫殺蔡松坡。張一鯤親率警察團練，就在車站衝入車廂想要下手，虧好唐繼堯又派政務廳長陳廷策往迎，車上並佈置衛兵一排，張一鯤看到車上有備，連忙退走，後被唐部師長劉祖武捕獲。

早在蔡松坡淹滯北平時，四年九月十一日，唐繼堯已在昆明召集雲南軍方重要人士，決定整頓武裝準備作戰，自此一連開了三次秘密會議，因此蔡松坡十二月廿日抵昆明，廿一日，唐繼堯就在他的私邸，邀集全省軍政首要，舉行會議，並且歡迎蔡松坡，和先期來滇圖謀大舉的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等，當晚議定通電袁世凱，請其取銷帝制，殺籌安會楊度等十三人，限二十四小時之內答覆，否則即以武力解決。

二十二日，袁世凱置之不理，當晚十時，唐繼堯在都督府再度舉行會議，會中決定首義護國，誓滅國賊，雲南一省上校級以上的軍官，及外地而來的志士一體參加宣誓，誓詞為：『擁護共和，我輩之責，與師起義，誓滅國賊。成敗利鈍，與國休戚，萬苦千難，捨命不惜。凡我國人，堅持定力，有渝此盟，神明必殛。』宣誓畢，在一座古廟裏，大家歃血為盟，共飲血酒，然後三呼共和萬歲而散。

由於雲南首義，護國軍興，我的好朋友黃毓成東山再起。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點鐘，唐繼堯召集外來同志、各機關首長、滇省上校以上軍官舉行首義護國的第五次會議，共同宣誓，歃血為盟，黃毓成便在三十八位會盟人士之中。那時候護國軍都督一席，經過唐繼堯、蔡松坡兩位前後任滇督相互謙讓，然後以民主方式推定唐繼堯將軍担任。都督之下設左右參贊，左參贊是貴州戴循若（戴），右參贊則為雲南民政長任可澄，其下又設政務、財政、參謀、軍務、秘書五個廳

。軍事編制分為第一、二、三軍，大致情形如下

- 第一軍總司令 蔡 鈞
- 總參謀長 羅佩金
- 第一梯團長 劉雲峯
- 第二梯團長 趙又新
- 第三梯團長 顧品珍
- 第四梯團長 戴 戡
- 第二軍總司令 李烈鈞
- 第一梯團長 張開儒



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，他從廣西攻入了廣東。

- 第二梯團長 方聲濤
- 第三梯團長 何國鈞
- 兼第三軍總司令 唐繼堯
- 第一梯團長 趙鍾奇
- 第二梯團長 韓鳳樓
- 第三梯團長 黃毓成
- 第四梯團長 劉祖武
- 第五梯團長 庾恩賜
- 第六梯團長 葉 荃

必須在此加以說明的是，表面上看起來是第三軍唐繼堯部的兵力配備最多，他麾下六個梯團。滇軍編制，一梯團下轄兩支隊，亦即兩個團，所以一梯團相當於北洋軍的一個旅。不過兵員沒有北軍多，槍械彈藥那更差得遠。尤其唐繼堯的第三軍六個旅，有的只有番號，有的員額不足，大部份都是地方團隊和新募士兵湊集而成。因此拿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，三個軍之中兵力以第一軍蔡松坡部最強，他所率領的四個梯團，其實就是滇軍主力第一師和第二師。第二軍的兵力約為第一軍的三分之一，居第二。第三軍反倒較弱，祇是新編部隊完成得很快，滇胞忠勤樸質，勇敢善戰，再加上各級長官都是正式軍官，使得這一個軍在防守那麼大的雲南一省以外，後來還能分一支兵由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領，和黔軍王文華部會師。等到王文華足夠担当湘西方面的戰事，又分而為二，一團助第一軍攻蕪江，一團助第二軍攻廣西百色。

至於黃毓成的第三軍第三梯隊，因為他召集部，發展迅速，不久便由都督唐繼堯升任他為

挺進軍總司令，下轄楊杰（字耿光，往後當過駐蘇大使），葉成林兩個縱隊，楊杰都是黃毓成的舊部。二年二次革命黃毓成率領駐黔軍北上重慶，楊杰就在他的部下當團長。我和楊杰也是在重慶時初次見的面。

蔡松坡請我當參謀

護國軍剛編制成軍的時候，黃毓成很瞭解我的心情，一方面我亟於參加護國討袁，於公於私，都要跟袁世凱算一算當年舊賬。另一方面，我更急於回四川，早日驅逐盤踞吾川的北洋軍隊，解救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。而他那個第三軍第三梯團，則猶待召集舊部，重新編組，以當時的情形而言，只怕成軍以後，仍還是留在雲南鞏固後防的成份居多。更有一層關係，那便是蔡松坡的第一軍是主力部隊，要入川作戰，他需要像我這樣熟悉四川情況，川軍將領非親即故的幹部。因此，他和我作過一次長談以後，我們兩人一致同意，我應該加入第一軍，到蔡松坡那邊去幫忙。

按照護國軍總部所定的討袁戰略，一至三軍的作戰任務，大致如下：

一、第一軍担任主攻，全力入川。出瀘州、敘府，克重慶、夔州，樓船東下宜昌、武漢。另以一支出寧遠、過成都，超岷洮，趨秦隴，進而直搗幽燕，打進袁世凱的巢穴。

二、第二軍由李烈鈞統率，伺機與廣西都督陸榮廷協同動作，由西江上游梧州進克廣州。然

後兵分二路，一路東出進克福建、浙江。一路北上江西，直趨安徽、江南，據有江左，從容展佈。

三、第三軍則除了主要任務固守雲南後防之外，尤將抽調兵力，奮師東征。協同黔軍由湘西的辰州、沅州、經新化攻長沙，取常德，然後再從長沙仰攻武漢，由常德赴攻荆襄。

護國軍起，黃毓成介紹我去見蔡松坡，蔡松坡身材瘦小，面容清癯，說話時聲音沙啞低瘡，看不出他是叱咤風雲的一代名將。他和我談得很投契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，問明我有意參加護國之役，他便任我為中校參謀，派在他的帳下襄贊軍機。

在溫泉村，我已經蓋好了一幢房子，小有庭園之勝。不想房子蓋成不久，我便結束了閑居生活，從此萬里征戰，軍書旁午，一直奔波忙碌。我再度從軍，劉氏夫人仍在溫泉村居住，因為她的父母在附近，頗便於照應。離別時，我告訴她，一等我找到安身立命之所，再派人去接她們。於是我心無旁騖，搬到昆明城中，軍營裏面，專心一志，幫助蔡松坡策劃大軍的開拔。

唐繼堯也請我去談話，他中等身材，面如冠玉，氣度恢宏瀟灑，諄諄然有儒者風，為人十分熱誠，和我談得頗為起勁。

民國五年元月四日，我們第一軍由蔡松坡率領出發，分兵兩路入川，一路是蔡松坡率主力趨又新梯團，由昆明經宣威，貴州的威寧、畢節，在元月卅一日那天進抵四川敘永。另一路是顧品珍梯團走昭通、東川，攻克敘府。還有一路是戴

戡率領的黔軍，由貴州進入川境。

昆明氣候溫暖，四季如春，然而越往北走，深山峻嶺，寒氣凜冽，士兵每人只有一件軍衣，瑟縮之狀，令人生憫。除此以外，護國軍還有更嚴重的問題。

首先是兵少，蔡松坡率領入川的四個梯團，一共只有一萬多人。而這時候的四川都督，胡景翼早已被袁世凱調開。新任川督陳宦，他帶了三旅北軍入川，改編川軍，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。護國軍出發以後，袁世凱又急調曹錕的第三師吳佩孚旅，和張敬堯的第七師入川防守，後援部隊，還有第八師李長泰全部，以及第六師馬繼增的一個旅。兩相比較，袁世凱在四川的兵力，可以說四五倍于護國軍。

其次是槍支窳劣，子彈不足。護國軍起義之前，曾向國外採購了一萬四千餘支槍，但是槍少人多，不敷支配，迫不得已的時候，唐繼堯只好趕鑄舊式的武器，由此可知槍械問題的嚴重。同時鎗彈更是少得可憐，這一個弱點，在以後作戰時充分暴露無遺。

第三是糧餉難措，雲南以一省之地，支應這麼龐大的軍需，幾乎是羅掘一空。唐繼堯籌餉，先則向各機關提借存款，後又裁併不必要的機關，停辦中等以上學校，節省開支三萬餘元，撥充軍費，最後更設立籌餉局，勸導各縣股商大戶樂捐，又向海外華僑募得了十二萬八千多元。就這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加上中央方面撥給的一百六十七萬元，只拿到一百萬元，伸算起來不分官兵每人只五十元左右。而這場仗要打多久，誰都沒

有把握，糧餉的匱乏，由此可見一般。

所以當年護國軍所憑恃的，只有拋頭顱，洒熱血，和袁世凱等帝制餘孽拚個死活的一股勇氣，要說能不能有獲勝的把握，當時稍微曉得一點內情的人，都認為前途不但未可樂觀，而且極為黯淡。

勝敗雙方那裏去了

部隊開進貴州省境，我們就開始採取『就地給養』辦法，但是貴州太窮，連省會貴陽那個地方，古來就有『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分銀，』的說法，老百姓自己的糧食都不够，又怎麼供應得起這一兩萬大軍？

那一路行軍，前有大敵，內有隱憂，加上天氣陰雨淒冷，倘若沒有百倍的信念和勇氣，其不灰心者幾稀。

好容易熬過了那一段愁雲慘霧的日子，來到川黔邊境，赤水河的彼岸，巍然矗起了雪山關，居高臨下，險峻萬分。我騎馬在關下左右繞行，聽斥候報告說是關上無人把守，不禁暗暗嘆嘆，真是天助義師，以雪山關的形勢如此雄壯，敵軍只要有少數人扼守，便足以困死我們這一支大軍，無法飛渡。

川黔兩省，豈僅省界分明，風光氣象，也是迥不相同，從淒風苦雨，窮山惡水的黔境，一脚踏上四川地界，立刻就覺得天地開闊，滿目清新，精神不由一振。脚下的泥濘，也變成了平整光潔的石板，開起步來，輕快有力，這時候，有

人低聲的唱歌，轉眼間，一唱百和，蜿蜒行進的隊伍，展開了整齊的合唱，歌聲雄壯，鬥志昂揚，瀾漫在川南山野，大家彷彿覺得，一進四川，也就一切有希望了。

護國軍第一軍係以蔡松坡親自率領第二、第三梯團居中路。戴循若率領第四梯團居右翼，其後，他的第四梯團擴充，又改任右翼總司令，而以他部下的第七支隊長熊克臣為其主力。他的第八支隊長王文華，更是了得，王文華編了四個混成團，進入湘西，獨當一面，因而改任東路司令一職。

第一軍的左翼，是早在十二月九日出發入川的第一梯團鄧泰中，下轄楊葵、鄧泰中兩個支隊。他們在民國五年元月五日入川與北軍發生遭遇戰，大敗依山列陣，擇地扼守的北洋軍，而在元月二十一日那天，就攻佔了敘府。使我們中路軍的聲勢，丕然為之一壯。

陳宦出任川督，整編川軍，只留下周道剛和劉存厚的兩個師，而且連這僅存的兩師人，都被迫開到邊境各地，因此，劉存厚一等護國軍逼進，就向我們暗通款曲，表示歡迎，並且自願先行引退，讓出他的敘永防地，然後，他再回師北進，掉轉頭幫我們去打瀘州。

護國軍得此意外之助，才有本錢窮纏苦鬥，一直撐到最後勝利突然來臨。所以劉存厚這一次幫忙，倒是幫得不小，我們的先鋒部隊一到敘永，劉存厚果然遵照約定，把他的部隊先期後撤，讓我們兵不血刃的佔據一個極重要的據點。

劉存厚撤退得真快，當天便驅走納谿守軍，

揮師入城，宣告獨立。納谿和川南重鎮瀘州，相距只有四十里，不過中間還有一段天塹長江，守瀘州的是川軍周駿的一部和北軍伍祥楨一個旅。而劉存厚的一師，足有一萬多人，他以為打這一仗是很有把握的，豈料雙方一接觸，北軍兵精械足，士兵休息够了，又成新銳，將作戰力量充分發揮，劉存厚碰了硬釘子，攻勢頓時受挫，他的一個團長陳禮門，在藍田壩自戕，全軍潰散，無復隊形，這一來對於剛剛進駐納谿的護國軍，無疑是突然之間敞開了大門，一時風雨滿屋，陡覺草木皆兵。

滇軍前方，有董鴻勳和何海清兩個支隊，兵力約為兩團，和伍祥楨趁勝追來的先頭部隊劈面相逢，開火不久，倉皇後退。第一仗出師不利，蔡松坡在司令部裏得到消息，大為着急，他從二梯團警備營裏抽出一連人，並附機關炮一連，交給我率領着趕去支援。

以兩連人去支援節節敗退的兩個團，當面的敵軍則是一勝再勝的北軍一旅，我知道自己的職責重大，搞得不好，我們這兩百多人隨時會被敵軍吃掉。於是我派出斥候，小心翼翼的試探前進，到了藍田壩，我先搶下附近的小山，居高臨下，察看敵蹤。一到藍田壩市內，陳禮門的屍體赫然在目，有少數的人搬運陳團長的屍身到後方去，劉存厚軍退得這麼急，不禁令我感慨系之。

於是我上了山嶺，向四面八方眺望，但是山前山後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人影，唯有很遠的地方，似有火光等等。我很納悶，這勝與負的雙方，都到那裏去了呢？（未完待續）